语文课上的“为什么”

——跨学科教学的一点尝试

三年级语文课《富饶的西沙群岛》中有这么一句话：“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，瑰丽无比：有深蓝的，淡青的，浅绿的，杏黄的。一块块，一条条，相互交错着。”学生读完，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老师，海水怎么会一块块的？我在海边见过，都是蓝的呀。”

这个问题，光靠课文文字解释不清楚。

学生问住了我

《富饶的西沙群岛》这篇课文，写的是西沙群岛的物产和风光。学生读着读着，问题就冒出来了：为什么海水有深蓝、淡青、浅绿、杏黄？为什么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，有的像分枝的鹿角？



这些问题，语文课本里找不到答案。

搁在以前，我可能会说：“课文这么写的，你记住就行。”但我们课题组正好在探索跨学科教学，我就想，能不能把这节课跟科学课有机融合？

找科学老师帮忙

我把这些疑问记下来，专门请教了同年级的科学老师。科学老师说，海水的颜色跟光的散射、海水深度、海底地形都有关系；珊瑚是由珊瑚虫群体及其分泌的碳酸钙骨骼共同构成的，形状各异，跟水流和光照有关……我一听，这些内容正好能回答学生的问题。

接下来的课，我进行了小调整：课前先让学生观看了一段关于海洋的科普短片，里面讲了海水颜色和珊瑚形成的原因。上课的时候，学生们再读课文，理解就不一样了。

有个孩子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海水有颜色是因为阳光照到海底，浅的地方颜色浅，深的地方颜色深。”另一个孩子说：“珊瑚不是植物，是动物的骨骼，怪不得长得奇奇怪怪的。”

回归语文落脚点

这节课的教学渗透了科学知识，科学内容帮学生搭建了一架理解课文的梯子。课文的重点还是让学生学习怎样把西沙群岛的美写出来，怎么用词准确，怎么描写生动。

课后，我让学生仿照课文的写法，写一段话，介绍一种自己熟悉的景物。有的学生写学校门口的小花园，用上了“一块块”“一条条”的句式；有的学生写家里的鱼缸，学着课文的样子描写鱼的颜色和形态。

科学知识帮学生读懂了课文，但最后落脚的，还是语文的表达。

慢慢试出了门道

《富饶的西沙群岛》这节课之后，我们课题组开始有意识地找这种“语文＋科学”的融合点。

实践中，学生先在科学课上观察绿豆发芽，再到语文课上写观察日记。学生有话可写，写得也具体了，有细节了，不再是一句“绿豆发芽了”，而是“绿豆喝饱了水，撑破了绿衣裳，露出白白的肚皮”。

学习四年级语文课《夜间飞行的秘密》，学生们先弄清楚蝙蝠和雷达是怎么回事，再当“小解说员”，写解说词、画海报。以前学生们写读后感就两三句话，现在为了当解说员，他们主动去查资料、组织语言，表达能力明显进步了。

五年级语文课《太阳》这篇说明文，讲的是太阳的特点和太阳与人类的关系。学生先在科学课上学了太阳的基本知识，再回语文课上琢磨写说明文的方法。有学生说：“以前觉得说明文很枯燥，现在知道了，说明文就是把科学知识说明白，挺有意思的。”

一点感受

两年的实践，我有了切身感受：语文课遇上课本讲不明白的东西，反而是跨学科学习最好的时机。

课文里那些“海水的颜色”“蝙蝠的飞行”“太阳的能量”，光靠语言文字解释，总觉得隔着一层纱。学生读懂了字面意思，但很难真正理解。一旦把科学的内容加进来，那些模糊的知识点就清晰了，学生读课文的时候，眼里是有画面的。

更重要的是，学生的表达能力也提升了。以前写观察日记，学生写“花开了”；现在他们写“牵牛花早上六点就开了，像个紫色的小喇叭”。文字写得具体了，是因为他们真的去观察、去思考了，而不仅仅是在琢磨“用什么词”去表述。

还在摸索

跨学科教学，我们课题组还在不断尝试，不是每篇课文都适合，也不是每次教学运用都能成功。有时候科学的内容加多了，语文的味道就淡了；有时候任务设计得太复杂，学生做起来挺费劲。

但有一点我们越来越确定：语文课不只是教字词句篇，更是在帮学生打开认识世界的一扇窗。窗子开得越大，学生看到的东西越多，想说的话也就越多。

《富饶的西沙群岛》上完后，有个学生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原来课文里写的那些美丽的地方，背后都有科学道理。我觉得语文课挺神奇的，能让我看到大海，还能让我知道大海为什么这么美。”

看到这句话，我觉得这节课没白教。

（北大街小学 张瑞英）

教学研究

细微之处见功底

在参加阳泉市任建青中小学德育名师工作室组织的培训前，我以为“研究成果”是宏大的理论创新、系统的策略模式、厚重的结题报告。至于字号、行距、标题标点，不过是形式主义的细枝末节。

直到任老师讲的一条规范刺痛了我的惯性思维：“独立成行的小标题末尾不加标点。”

标点见底色

为什么不能加句号？讲座点醒我：小标题是“旗帜”，不是句子，加了句号，就关上了通往正文的门。

我反复比对规范范例：“高中阶段‘行走的思政课’实施策略研究”“基于学科素养的初中语文教学德育策略研究”……每一级标题末尾，果然都没有标点。

那一刻，我明白：高质量的成果，每一块“砖石”都必须严丝合缝。一个连标题标点都含糊的研究者，如何保证数据真实、结论可靠？细节不是装饰，而是学术严谨性的第一道防线。没有这道防线，再漂亮的成果也是沙上之塔。

修改去陋习

以前我做课题，编号自动生成，行距“看着差不多”就行，独立小标题后面习惯性加句号。我总觉得评审专家看的是“内容”。

这次我开始动手修改自己的初稿。手动调整编号，逐一检查每个小标题末尾，统一全文字体行距。过程枯燥，但完成后通读全文，一种从未有过的逻辑感和清爽感出现了——标题与正文之间清晰明了，整篇文章从“散砖”变成了一面“整墙”。

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认真的人改变自己。”我从改变一个标点开始，真正改变了自己对待研究的态度。

坚持出成果

斯腾豪斯说：“教师即研究者。”成为研究者，不是非要提出惊天动地的理论，而是从接纳每一个规范开始：写好一个标题，用好一个标点，调好每一处行距。

这些琐碎的细节，会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，沉淀为严谨的治学习惯，最终内化为成果最坚实的底色。真正的成果，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结论，而是整个研究过程中每一个“认真”与“执着”瞬间的总和。

总之，“独立成行的小标题末尾不加标点”这个微小的规范让我懂得：细节不是成果的装饰，而是成果本身。从一个标点开始，我走上了一条更认真、更执着的教学研究之路。当每一个细节都安放妥当，真正的成果，自会水到渠成。

（市实验中学 王燕琴）

幼教园地

点点连线里的成长密码

记得一次小班绘画活动，我们准备了五组“点点拼图”：绿点点勾勒的苹果与茄子，紫橙相间的章鱼和小鱼，彩点拼成的帆船与汽车，黄点点组成的蝴蝶与树，还有绿虚线连成的奖杯与星星。活动开始前，我把“将点点连起来，看看能变出什么”的规则讲给孩子们听。看着他们亮晶晶的眼睛，我期待着一场关于“连接”的探索之旅。

小宇握着蜡笔，眼睛紧紧盯着苹果上的绿点点。他按着顺时针方向，把点点串成苹果的轮廓。“老师！我连好啦，是苹果！”他举着画纸，脸上满是成就感。旁边的朵朵也学着小宇的样子，沿着点点，一下下连出小鱼的模样。虽然线条画得有点歪歪扭扭，但是她皱着眉头、全神贯注的模样让我心头一暖。也有孩子“走”偏了路线。浩浩盯着蝴蝶的画纸，没听清“连线”的要求，直接拿起黄蜡笔，在蝴蝶的点点周围涂满了颜色。他涂得很用力，嘴里还念叨：“蝴蝶是黄色的，我要把它涂得满满的！”我走过去，轻拍他的肩，说：“浩浩，再试试把点点连起来，会不会变出更神奇的蝴蝶？”他愣了一下，看看画纸，又看看旁边连线的小朋友，突然眼睛一亮，试着用蜡笔连接蝴蝶轮廓。

对于专注连线的孩子，我及时给予肯定：“你的小手真灵活，点点都乖乖排好队啦！”对于涂鸦的孩子，我没有批评，而是蹲下来和他一起看画纸：“浩浩，你看这些点点像不像小蝴蝶的脚印？把脚印连起来，蝴蝶就能飞啦！”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认真地连起了点点。

不一会儿，孩子们完成了绘画任务，有的线条流畅，把点点变成了清晰的图案；有的线条曲折，却也努力跟随着点点的轨迹；还有的在涂鸦后尝试了连线，画纸上留下了两种痕迹。小班孩子的每一次“偏离”里，都藏着他们对世界的独特理解。

教育是一场“慢”的艺术，尤其是在小班，我们要做的是蹲下来，看见孩子的视角，接纳他们的“偏离”，再温柔地引导他们走向更丰富的可能。那些点点连线的小画，不仅是图案的诞生，更是孩子们在秩序与自由、规则与探索中悄悄长大的证明。

（城区幼儿园 张青 张慧）

诗路花语

雨后·溪流·露珠

□张爱琴

雨 后

大雨过后
地面的水坑
就像一面镜子

蓝天俯下身
美美地照着镜子
白云也挤了进来
理一理自己长长的卷发
高楼大厦忙凑过来
欣赏一下自己挺拔的身姿

一只小麻雀飞过来
站在水坑旁
低头开始细细梳妆

溪 流

山里的溪流最有礼貌
看见太阳
就开心地打招呼

遇见风儿
就叮咚叮咚问个好

路过花草和大树
鞠躬，微笑，致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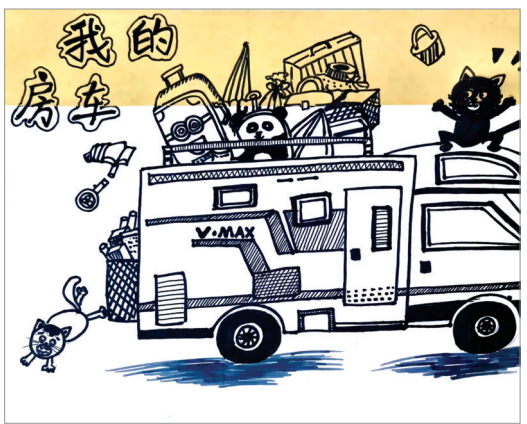
她一开口说话
整座山谷都开心地笑了
她所过之处
留下一片生机

露 珠

太阳唤醒大地
绿绿的草儿揉揉眼睛
咦？有“珍珠”
圆圆的，亮闪闪的
还静静地趴在她身上睡觉

小草一动不动
告诉蚂蚱不要乱跳
告诉风儿歇歇脚
谁都不要惊扰露珠
好让她睡个美美的觉

小草看着露珠
心里乐开了花



《我的房车》
作者：街上幼儿园 李垚璇